

# 《挪威的森林》中之愛情與死亡

游璧瑞

## 摘要

《挪威的森林》於1987年出版，至今仍為日本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內容以第一人稱方式講述主角回憶起多年前的感情糾纏於兩位女子之間，並在文末做出選擇。其中主線講述愛情，並以死亡推動著愛情的進行，兩者相互成就，也使得角色們陷入愛情與死亡的抉擇之中。因此，本文將探討書中角色選擇與思考背後之涵義。藉此來了解村上寫作此書之內涵。

關鍵字：挪威的森林、愛情、死亡

## 壹、前言：

連續兩年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影響力日益增廣，他的作品受到亞洲人的喜愛，現下歐美方面也認肯了他的影響力。村上春樹是一位日趨重要的作家，故此筆者開始想要研究他的作品。在選擇作品方面，參閱了許多文本，而選定《挪威的森林》有以下分項闡述：此本書為村上最為長壽且熱銷的書之一，帶動起村上熱潮，可見此書有極大的魅力，讓人想要一探究竟。而此本小說亦被視為村上半自傳性小說，為村上部分人生寫照，對於村上之研究，可謂有其重要性。再者，有別於以往奇幻虛實交錯的筆法，此書建立於現實生活中，為村上的第一本寫實性小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再來就內容而言，故事以三角結構出戀情，看似庸俗但內含著深厚的哲學思想在其中，不僅以愛為主線進行，更加入了死亡為議題，牽引著情節的發展。是以別於一般言情或純愛小說，更具文學性而耐人尋味。綜以上所述，為此次探討《挪威的森林》一書之動機。

故事內容講述了以主角（渡邊）為中心，喜歡上死去好朋友 Kizuki 的女朋友直子，發生關係後精神病發住進了療養院，期間兩人通信，並有少數會面，且結識了同在療養院的玲子。而直子住院的同時，渡邊在大學遇到了綠，一位活潑且想法獨特的女孩，為渡邊的生活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和想法。隨著故事的推進，發展成以主角為中心的三角戀情，然直子突然地病情加重而自殺死亡，令主角深受打擊，而開始流浪，途中有所領悟而返。最後與玲子兩人替直子辦了一場小型喪禮後，能放下直子，而全心投入與綠的戀情作結。

而本文探討書中之愛情與死亡議題。聚焦於此二焦點之理由如下：愛情是故事之主線，以三角戀情架構出整個故事，對於此愛情，筆者提出了愛情療癒的想法。另外，故事中也以死亡為議論中心，對此筆者以黑格爾之死亡哲學討論之。編排上，先處理較為容易之愛情議題，後處理死亡，並囊括前一節之愛情議題討論之。最後探討在愛情與死亡的衝突之下，角色所做出的選擇與選擇背後的思考。

另外在參考文獻當中，因察臺灣碩博士論文中關於《挪威的森林》之論文，多為翻譯討論，而少部分討論故事者，與此次筆者欲談之議題無切題之關聯性，故僅列於參考書目，而無在本文或結語中提及。

貳、 本文：

《挪威的森林》一書，架構於一三角結構之戀情，其中又以死亡貫穿其中，下文分別以愛情及死亡為主題作為討論。愛情部分以女主角直子和主角渡邊為主軸討論，此二者為影響故事核心進行者，輔以對旁人之影響作為論述。死亡方面，由影響到戀情者討論之，因死亡不斷影響著情感的進行，死亡可謂絆著情感相生著，故加以討論之。

第一節、論愛情之療癒：

在柏拉圖的《饗宴》<sup>1</sup>中探討了愛情的各個面向，其中 Aristophanes 提到「愛情是對立物的和諧」觀點，並言：「醫學是研究愛情的科學，…醫術高明的人能區別好的愛情和壞的愛情，診斷在某種情況之下愛情是好還是壞。若是一個醫生能施展變的手術，取這種愛情代替那種愛情，消除身體中本不應有而有的愛情，那麼他無疑的是一個本領很大的醫生了。醫生還要能使本來在身體中相恨的因素變成相愛。」<sup>2</sup>其中解釋了愛情分好和壞，若是好的愛情，則能使人痊癒，取代壞的愛情，或是能取代身體中原有的愛，而好的愛情更能將恨改轉為愛。筆者欲將此論運用於書中，來解釋角色之間的關係。

(一) 直子之戀情：

直子作為女主角般的角色，是故事的靈魂人物，以她開始且因為她而達到劇情的高點。故事中她和主角渡邊糾纏許久，但以書中說她並無愛上渡邊。而或者是說，他們之間的情感，並沒辦法療癒直子（精神病），使之痊癒。我們看到書中提及：「因為直子甚至沒有愛過我啊。」<sup>3</sup>以主角的角度說出。然進一步剖析，主角認為他無法拯救直子是因直子最終以自殺結束生命，而如此的情感也回到了前述的**愛情能夠恢復個人的完整性，而達到恢復、治癒的效果**。而渡邊和直子的愛情，並無法取代直子和前男友 Kizuki 的情感，無法治癒直子使她康復，而導致後來的結局。然則直子和主角的情感無法凌駕於 Kizuki 和直子，可由書中所提兩人情感的描述：「我們跟普通的男女關係相當不同。好像有某

---

<sup>1</sup>柏拉圖的《饗宴》中以演講和對話的方式討論“愛”這個主題，以藝術形式來表達他對愛神(即，愛)的哲學思考，其中交織著神話的形象思考和哲學的抽象思考。

<sup>2</sup>柏臘圖(即柏拉圖)著，朱光潛譯《柏臘圖文藝對話集》(台北：蒲公英出版社，1986年)。

<sup>3</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17。

個部分肉體連在一起似的，那種關係。就算有時候遠遠分開了，又會因為特殊的引力拉回來黏再在一起。」<sup>4</sup>此亦為《饗宴》中所提之戀情的一部分，喜劇作家 Aristophanes 藉由神話的方式講述感情的緊密，其言愛情是原為同一個人而被分成兩半<sup>5</sup>，與文中提及之肉體相連的部分相當相似，可言是直子與 Kizuki 的情感相當深刻。

直子與 Kizuki 為青梅竹馬，兩人緊密的程度超越了一般戀人。按書中的說法是如同兩人住在一座孤島上，共享了內心所有的秘密、彼此的成長，都是與之共存的。是以神話的方式講述二人的感情，也以具體的摹寫帶出與 Kizuki 在直子生命中的重要性。而與 Kizuki 和直子的愛情是否為好愛情，則須加以推測。書中提到：「剛開始的時候她相當混亂，我們也有點擔心不知道會怎麼樣，不過現在已經平靜下來，談話方式也好多了，能夠適度表達自己想說的事了……確實是朝好的方向前進著。不過啊，那個孩子應該早一點接受治療的。她的情況，從那位叫做 Kizuki 的男朋友死掉的時候開始已經出現症狀了噢。她家裏的人應該知道，她自己也應該知道。家庭背景也有關係……」<sup>6</sup>以玲子的口說出直子的病症與家庭背景有相當的關係，直子的姐姐在她小學六年級時自殺了，而直子是第一個發現的人，書中直子提到當時：身體裡面好像有什麼死掉了似的。<sup>7</sup>如此形容，筆者視為病症的徵兆之一，然從小六到 Kizuki 死前，直子則無特別的病情出現（書中無提出，如高中時三人的會面等）。而後再出現症狀時，則是在 Kizuki 死去之後，這裡可以有二個想法，一是直子和 Kizuki 的情感連結是好的愛情，所以可以適度的治癒直子的病症，而二者是 Kizuki 的死亡，使得直子不再完整，是故病症開始出現，而死亡為下章欲討論之重點故後再詳述。在此略帶保留的推測和 Kizuki 之間，情感的連結，是《饗宴》中所提到的

---

<sup>4</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177。

<sup>5</sup>喜劇作家 Aristophanes 的談話(189a—193d)，他說了一個“柏拉圖的”神話。他說，最早的人類不是現在的兩性，而是：體型扁平的男或女，而是長得圓滾滾的體型，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是現在人的兩倍，例如有兩個面孔，四隻手四隻腳等等，這種人力氣非常大，精力旺盛，因此非常高傲而向諸神挑戰，宙斯(Zeus)削弱他們的力量並懲罰他們的僭越，從中將他們切成兩片，因此一邊一張臉、兩隻手、兩隻腳等等，原來他們的兩張臉的構成是：男—男，女—女和男—女三性，現在切成兩半後，成為男和女兩性。被切成兩半後，彼此思念另一半，因不能結合為一體而逐漸死亡，宙斯憐憫人類，於是祂使雙方能夠再結合，同性相吸引的即成為同性戀愛，異性相吸引的即成為異性戀愛。異性雙方能夠交媾，並繁衍下一代；同性雙方雖不能生殖，但結合可發洩情欲並一解相思之苦。

<sup>6</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139。

<sup>7</sup>同上，頁201。

好的愛情。

接著繼續討論直子與主角的戀情，起先書中是如此描述的：「到了秋天結束、冷風吹過街頭的時候，她常常會把身體靠近我的手臂。透過厚厚的毛大衣料子，我可以微微感覺到直子呼吸的氣息。她挽著我的手臂，或把手插進我大衣口袋，真的很冷的時候，她會緊緊抓著我的手臂發抖。但也只不過那樣而已。她的那種動作並不意味著更多的什麼意思。…她所要的不是我的手臂而是某個人的手臂。她所要的不是我的溫暖而是某個人的溫暖。而我是我自己的這件事，總令我有種內疚的感覺。」<sup>8</sup>此段話，以主角的感受寫出了兩人的相處，雖然接觸親密，但是心靈上，清楚感受到了直子需要的並非主角，亦即是和主角的情感仍未能戰勝對於前男友 Kizuki 的愛情，無法達到療癒直子的疾病，主角與直子的情感尚不能稱為好愛情。而此階段的情感以詞語來說明的話，「依賴」較為適恰。而在直子失聯後的第一次回信裏也寫到了：你並沒有傷害我。傷害我的是我自己。<sup>9</sup>其意指主角以為自己傷害了直子，但直子以為她並不沒有受到傷害，就前述者，直子的病症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和主角的相處可以說是一種療程，而這樣的療程是否有效，就必須看兩人的情感是否能成為超越與 Kizuki 的羈絆，成就一段好的愛情，以達到再次使直子完整。接下來看到：

「我，那個二十歲生日的黃昏，自從和你見面開始就一直濡濕著。而且一直想讓你抱。想讓你擁抱，脫掉衣服，接觸身體，進入裏面。會想那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噢。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情呢？因為我，其實是真的愛 Kizuki 的。」（直子）「而且其實並不愛我的，這個意思嗎？」（渡邊）<sup>10</sup>直子並不愛著主角，是故他們的相依無法達到所謂療癒、使完整的效果。而在下冊中也略為提到直子稍微可以一點一點地談起 Kizuki 的事了，看似兩人的相互依存起了一些療效，但緊接著的劇情是直子的病情一直惡化，直子本人也拒絕讓渡邊幫助她的治療性談話。最終，直子仍然以自殺做結。總和上述，關於直子的兩段關係，與 Kizuki 之間，推測為好的愛情；和渡邊的關係，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依賴或有所依存較為恰當。

（二）渡邊的戀情：

---

<sup>8</sup>同上，頁 45。

<sup>9</sup>同上，頁 64。

<sup>10</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 年），頁 157。

渡邊作為此書的主角，糾纏於直子與綠之間，在下冊尾聲甚至有和玲子性交的場景，以下則以他作為探討中心，討論分析角色間的情感連結。

先看到主角與直子的相處：

我們和以前一樣在街上走，進某個餐廳去喝咖啡，又開始走，傍晚吃過飯，然後道一聲再見便分手。他依然只有斷斷續續地偶爾開口，他自己不太在乎那樣，而我也沒有刻意多說什麼。…

直子害羞的時候常常用手玩弄髮夾。而且動不動就用手帕擦嘴角。用手帕擦嘴角是想要說什麼的習慣動作。在看著她那個樣子之間，我好像開始漸漸對直子懷有了好感。<sup>11</sup>

其中寫出了兩人的相處，以細膩的觀察寫出主角的視角，帶出了一絲好感，感情油然而生。接著又提到：「我們兩人在東京街頭漫無目的地持續走著。…只要能走就好了。簡直像在治療靈魂的宗教儀式一樣，我們專心地走著。」<sup>12</sup>兩人的相處，對於渡邊來說，有一種治療的效果，這樣的情感是有一絲正面效果的，雖然還不能斷言此即為愛情的療癒，但不可否認的是與直子相處有一種特別的效果，主角也許還沒意識到，他已經喜歡上直子了，而這樣的喜歡，是正面的，富療癒性的情感。後在兩人發生性關係後，主角則留給給直子：

自從 Kizuki 死了以後，我已經失去可以把心情坦白說出來的對象了，這在妳來說大概也一樣。我想或許我們比自己所想的更需要彼此也說不定。而且正因為這樣我們才繞了相當大的圈子，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走偏了。我也想過或許不應該那樣做的。但卻又只能夠那樣做。而且那時候我對你所感覺到的那種既親密又溫暖的情緒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情感。<sup>13</sup>

此亦表達了主角看待這樣的愛情，是充滿了正面療癒效果的。另外，還有在下冊提到：「雖然不能跟你見面很難過，但我想如果沒有妳的話，我在東京的生活一定已經變得更糟糕了。正因為早晨在床上能夠想到妳，所以我才會想，嘿，必須上發條好好活下去喲。正如你在那邊好好努力一樣，我也必須在這邊好好

---

<sup>11</sup>同上，頁 42。

<sup>12</sup>同上，頁 43。

<sup>13</sup>同上，頁 61。

過下去才行。」<sup>14</sup>至此，尚能夠稱上好的愛情，這樣的情感能夠讓主角有所感應且療癒。但是文本中也提到：

「我（渡邊）不是在找藉口，不過真的很難過。」我對直子說。「每星期和妳見面，談話，可是妳心中只有 Kizuki。想到這裡就非常難過。所以我才會想跟陌生的女孩睡吧。」<sup>15</sup>

因為情感無法雙向，也就是渡邊對於直子的情感沒有回應，所以讓主角相當的難過，而在直子死亡後，對於直子的情感更是一面倒向負向的愛情，造成了主角頹廢的流浪（見第十一章），而此部分則與後面欲談之死亡議題相關，此就略而不談。綜前述者，渡邊與直子之愛情，壞的部分可能大於好的部分。

再者，看到主角與綠的交往，在文本中寫到：

「跟妳見面以後，好像稍微適應這個世界了。」我（渡邊）說。<sup>16</sup>

展現出了愛情的療癒之效，消彌了原本與直子相見的悲傷，也是除了綠個人的描述外，提示出她的生命力。而文本中綠也做了許多看似荒誕的事，如一起看色情影片或淋雨，但這些都顯現出了綠的特質，甚至使主角打起精神，主角曾說到：「你這樣說我心裏很暖和。」<sup>17</sup>，讓主角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溫暖了心中寂寞的感受，更能適應這個世界。主角與綠的戀情可以推估為好的愛情，還有一點，文本中主角說出了：「不過不能跟你見面之後，我才恍然大悟。正因為有你在，所以我到目前為止才能勉強撐過來。如果沒有了妳，實在非常難過而寂寞。」<sup>18</sup>表明了綠的重要性，他們不只相愛，他們的愛情還帶有著治癒的效果，使得主角能夠康復。

---

<sup>14</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73。

<sup>15</sup>同上，頁165。

<sup>16</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下）》（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40。

<sup>17</sup>同上，頁123。

<sup>18</sup>同上，頁160。

### （三）玲子的戀情：

此節末，筆者欲談及主角與玲子之關係，他們的交流因為直子而起，兩人在直子死後，另外為她辦了一場喪禮，而後性交，藉此，兩人似乎就從直子的死亡中解放了，而文本中玲子也只提到：「我能從那裏出來，是託直子和你的福。我無法忍受留在直子已經不在的那裏，而且有必要到東京來跟你好好談一次。所以才會終於離開那個地方。如果什麼也沒發生，我或許就一輩子都待在那裏也不一定。」<sup>19</sup>玲子在文中一直看著直子與主角相互扶持，而產生了勇氣，能別於直子，離開療養院而活下去。藉此筆者引伸出一種想法，愛情的療癒，可能不限於戀愛的當事人，也可以對他人造成影響，這就如同人們看了純愛的電影或者書籍甚至是歌曲，而達到心理的安慰所達之療癒效果一般。

### 二、論死亡揚棄：

死亡議題在村上的書中多次被談論到，以此次讀本《挪威的森林》為例，我們可以看上下冊皆被提及的一段話：

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形式、而是以生的一部分存在著。

化為言語之後雖然很平凡，但那時候那種感覺不是以言語的形式，而是以一股氣團的形式存在我體內。在文鎮中，在撞球上排列著的紅色和白色的四個球中，死都存在著。而我們簡直一面把那些像細微的灰塵般吸進肺裡一面活著。

然而以 Kizuki 死的那一夜為界線，我已經再也不能那樣單純地掌握生與死了。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存在。死是本來就已經包涵在我這個存在之中了，這個事實是不管多麼努力都無法忘掉的。」因為在那個十七歲的五月夜晚捕捉了 Kizuki 的死，同時也捕獲了我。

在生的正中央，一切的一切都繞著以死為中心旋轉著。<sup>20</sup>

---

<sup>19</sup>同上，頁 183。

<sup>20</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 年），頁 42。



清楚的表達了村上個人對於死亡的想法，另外在書中亦有諸多提及死亡之處，礙於篇幅，故不舉例。而在討論村上之死亡觀之前，我們應察前人對於死亡的闡述，才能更深入的解讀出書中死亡觀的內涵與源流。根據段德智的《西方死亡哲學》<sup>21</sup>中整理了前人對於死亡的哲學思考，在此的死亡並非物理上之死亡，是”人對於死亡之思維形式”，此死亡可以有兩層的思考：人生價值觀的思量及死亡本質的思索。以死亡為中心，古今哲學家各成一說，對死亡有諸多探討，例如孔子之”殺生成仁”、海德格之”死亡是在此最本己的可能性”和黑格爾認為的”死亡是過去揚棄”……等等，其中中國之死亡哲學，通常是思考應當為何而死，此一類多為死亡所隱含的社會性倫理意義，而非就死亡本身進行探討，故不採此論。而在諸多哲學家的理論中，筆者認為黑格爾之理論較適合書中所談及之死亡。簡而言之，黑格爾認為生活中充滿否定，亦即是充滿了死亡，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要具備一種能承擔死亡並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勇氣。而這樣的死亡是一種揚棄，他否定（及揚棄）了過去的自我，而又在否定當中回歸到自身，故能不斷地實踐和認識自我。而回到目前所欲談的文本中，其中各角色陷溺於過去，無法揚棄自我，即是筆者欲探討之命題。書中許多人因為他人的死亡而停滯不前，嚴重者有精神疾病者，主角、玲子及直子。後者甚至以自殺作結。而主角也有因為陷溺於其中，以至於無法自拔，但所幸遇上了綠而能適度地揚棄自我。在文本當中巧妙地以”死亡”羈絆了書中角色，且帶出了黑格爾之死亡哲學。

#### （一）直子：

在文本中可以時常察覺到主角描述直子的病況，如：「直子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之後，就又朝前面繼續走。…不過以散步來說，直子的方法卻有些過於認真。…「這是什麼地方？」直子好像忽然回過神來似地問。」<sup>22</sup>或「我沒打算說什麼道理。本來打算用不同說法的。」…「最近一直持續這樣。就是想要說什麼，每次也只能想到一些不對勁的用語。不對勁的，或者完全相反的。可是想修正時，就更混亂而變得更不對勁就越發搞不清楚自己最初到底想說什麼了。感覺簡直像自己的身體分開成兩個，在互相追逐一樣。正中間立著一根非

---

<sup>21</sup>段德智著《西方死亡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sup>22</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31。

常粗的柱子，我們一面在那周圍團團轉著一面互相追逐。正確的語言總是由另一個我擁有，這邊的我卻絕對追不上。」<sup>23</sup>等，欲描述直子的怪異之處，然此並非直子所生病的原因，進一步地說，正是因為生病，而有這些怪異的舉止產生。在此筆者所想探究的為直子為何而生病。書中曾提及直子自殺的姊姊及男朋友，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她，而在劇情上也安排了玲子說了：「不過啊，那個孩子應該早一點接受治療的。她的情況，從那位叫做 Kizuki 的男朋友死掉的時候開始已經出現症狀了噢。」<sup>24</sup>一則表現出死亡對直子造成的衝擊，一則隱隱帶出直子個性上的固執，無法放下過去。文本中也一再的讓直子提出記得自己的請求，亦是無法揚棄自己的暗示。接著看到文本中以直子的口提到：「死掉的人一直都是死著的，可是我們以後卻不得不活下去。」（直子）<sup>25</sup>、又以主角的角度說出：「每星期和妳見面，談話，可是妳心中只有 Kizuki。想到這裡就非常難過。」<sup>26</sup>表現出直子的那份執著。因為她深深地記著死去的 Kizuki，使得她無法放下過去，就是這樣的執著讓他的病情更加惡化。後在療養院中的對話：「我，那個二十歲生日的黃昏，自從和你見面開始就一直濡濕著。而且一直想讓你抱。想讓你擁抱，脫掉衣服，接觸身體，進入裏面。會想那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噢。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情呢？因為我，其實是真的愛 Kizuki 的。」<sup>27</sup>由此段對話中可以看出直子的矛盾，一方面想要接受渡邊，和他結合，期望以新的愛情來治癒，但是在個性上的固執，使他自己無法揚棄過去，無法放下那些已死的人們，成就自己的悲劇。而無法拋下死去的人們也可見於文本中：「但寂寞卻真的很難過。我每次感到寂寞時，夜晚在黑暗中就有很多人來對我說話。就像夜晚的各種樹被風一吹便窸窣窸窣地響一樣，各種人都來對我說話。Kizuki 和姊姊，經常會那樣來跟我說話。他們大概也覺得很寂寞，需要談話的對象吧。」<sup>28</sup>（直子寫的信）」可以證之。直子因為無法揚棄過去，使得他人的死亡纏繞著自己，而她越是想要得到康復，越依靠主角，則會越陷越深。從劇情上來看，在文本第十章時，主角提出了兩人同居的邀請，直子也只能沉默以對（因篇幅過長，故不節錄對話，內容於下冊頁 131 至 133），與渡邊的情感，倘若直子能

---

<sup>23</sup> 同上，頁 33。

<sup>24</sup> 同上，頁 139。

<sup>25</sup> 同上，頁 156。

<sup>26</sup> 同上，頁 156。

<sup>27</sup> 同上，頁 157。

<sup>28</sup>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下）》（台北：時報文化，2003 年），頁 126。

否定過去，讓過去的自己死亡，使得自己能夠切割出不幸的以往，邁向康復的過程。再來，看到玲子陳述直子死前說的：『以前的全部處理掉，今後要重新再生啊，』<sup>29</sup>看似能拋下過去了，然而卻是將自己與過去一同抹滅，走上自殺一途。她緊緊抓著過去，無法否定自己進而超越，埋下自殺的因子。總而言之，直子因為無法否定（揚棄）自我，致使死亡超越了愛情，走上了自殺一途。

## （二）渡邊：

關於主角，筆者以為他在文本中逐漸成長，由無法切割過去，到能夠揚棄過去的自我，一則可能為愛情的療癒，但他能否定自我定佔了部份的原因。在文本之初，他時常提起死去的好友 Kizuki，此則展現了他執著於過去的部分，文本如下：

自從 Kizuki 死後到高中畢業為止的十個月左右期間，我無法在周圍的世界裏將自己清楚定位。<sup>30</sup>表達出好友死亡的衝擊、精神的混淆。而在與直子相處中，也提到了：…她所要的不是我的手臂而是某個人的手臂。她所要的不適我的溫暖而是某個人的溫暖。而我是我自己的這件事，總令我有一種內疚的感覺。<sup>31</sup>

此處的某人，即為 Kizuki，縱使他們誰也沒有提到 Kizuki，但是無法揚棄過去的兩人，使得 Kizuki 一直存於兩人之中，而主角也僅能悲觀地想著自己只是個替代，無法超越死亡。而在此前述也有提及生並非死的對極之說，文中提及：

然而以 Kizuki 死的那一夜為界線，我已經再也不能那樣單純地掌握生與死了。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存在。死是本來就已經包涵在我這個存在之中了，這個事實是不管多麼努力都無法忘掉的。」因為在那個十七歲的五

---

<sup>29</sup>同上，頁 188。

<sup>30</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 年），頁 37。

<sup>31</sup>同上，頁 45。

月夜晚捕捉了 Kizuki 的死，同時也捕獲了我。<sup>32</sup>

主角此時仍無法揚棄，陷於死亡泥沼當中，無法自拔。而日後他在大學裡結識了許多人，使得他較少想起 Kizuki 則是一個進步的現象，雖然仍不時被過去所羈絆，但死亡的影響對他來說逐日趨少了。而在與綠相見的第一個場景中，也說到了：「我倒喜歡妳現在這個樣子。」<sup>33</sup>此筆者以為是一好轉的開始，能認同當下，且在文本中提及綠能毫不猶豫地剪去燙壞的頭髮，也悄悄地暗示了綠較不執著的性格。而隨著故事的推進，當主角在療養院再見到直子時，則想到：「雖然直子新的美和以前的美一樣，或許比以前更加吸引我，但一想到她所失去的東西時，也不得不感到遺憾。那思春期少女獨特的，應該說本身就會自行散發出來似的任性隨意的美，已經再也不會回到她身上了。」<sup>34</sup>此中表達了直子的氣質變化，令主角嘆息，對於過去有所執著的他，對於那些已逝的事物總是特別敏銳，所以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絲悲傷的情懷，這也是源於他無法否定過去，成就新的自我所致。而下冊之初，綠對渡邊說出了：「把一切的一切都丟掉，到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去，你不覺得很棒嗎？」<sup>35</sup>這樣的想法，展現出了綠能拋下過去，向前邁進的想法和心理，這也適度的影響了主角，如在與初美打撞球時，完全沒有想到 Kizuki，後在寫給直子的信中講到：

我因為沒有想起 Kizuki 而覺得對他好像很抱歉。那時候感覺就像自己遺棄了他似的。……我即將二十歲了，我和 kizuki 在十六歲和十七歲的年齡所共有的東西一部分已經消失了，那不管怎麼感嘆都無想再回來了，這件事。<sup>36</sup>

主角能夠不想起已故的友人，一部分說明了他放下了 Kizuki，而且能夠直接的認知到逝去的已無法挽回，能夠稍微的揚棄自我了。然在與直子和綠的關係中陷入思考之時，主角又無法揚棄自己了，他提到：「連時間都配合著我那樣的

---

<sup>32</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42。

<sup>33</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上）》（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74。

<sup>34</sup>同上，頁154。

<sup>35</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下）》（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36。

<sup>36</sup>同上，頁103。

腳步搖搖晃晃地流過去。周圍的人老早已經往前走得很遠了，只有我和我的時間還在泥沼中蹣跚地繞著爬著。在我周圍，世界正在急遽改變。<sup>37</sup>及他（永澤）邁向新的世界，我則回到我自己的泥沼裏。」<sup>38</sup>都是陷入過去，而無可自拔的現象，因為陷溺於過去，使得主角無法向前邁進，覺得周遭的人都離的相當遠，如此的情況就如同精神上的死亡，讓人無法前進，停留在記憶當中。如此正恰和了黑格爾的死亡哲學，人若無法否定自我，則無法再次認同自己而自存。接著，在直子死後，主角頹廢的流浪，文本的十一章佔了相當大的篇幅。而流浪當中他的思想，則能作為黑格爾死亡哲學的例證，文本中提到了

我實在太過於鮮明地記得她了。…那簡直就像五分鐘前才剛發生的事一般，讓我記得清清楚楚。而且覺得直子就在身旁，只要一伸手就能觸摸得到一般。然而她卻已經不在了。她的肉體已經不存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了。<sup>39</sup>

引文中清楚的講述了主角對於直子的執著、無法忘懷，使得他的世界繞著直子打轉，而下段又描述到：

就這樣她的印象像漲潮的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向我沖來，把我的身體沖往奇怪的地方去。在那些奇怪的地方，我和死者一起活著。在那裏直子是活著的，跟我交談，有時也互相擁抱。在那些地方，死並不是終結性的決定性要素。在那裏死只不過是構成生的許多要素之一。直子包含著死依然在那裏繼續活著。<sup>40</sup>

描述了他和死者同在，筆者以為那是他執著於過去的表徵，緊扣著亡者在自己的腦內活著，若一味的沉淪下去，則會像直子一般症狀越發嚴重，以至於生病而住院。但在流浪過程中，主角慢慢了解到：

---

<sup>37</sup>同上，頁 130。

<sup>38</sup>同上，頁 135。

<sup>39</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下）》（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 175-6。

<sup>40</sup>同上，頁 176。

不管你擁有什麼樣的真理都無法治癒失去所愛的哀傷。不管什麼樣的真理、什麼樣的誠實、什麼樣的堅強、什麼樣的溫柔，都無法治癒那哀傷。我們只能走過那哀傷才能脫離哀傷，從其中學到些什麼，而所學到的這什麼，對於下一個預期不到的哀傷來臨時，仍然也毫不能派上用場。<sup>41</sup>

至此，他也能清楚的表達出唯有揚棄過去，人們才能脫離哀傷，然而在下一次的悲傷來襲時，僅能在揚棄以往的自我，先前度過悲傷的經驗並無幫助，只有和過去切割，人才能走出傷痛。

然而，在文本的一開頭以倒敘的方式呈現，在多年之後，仍回憶起直子，表示了他仍然執著著，仍然徘徊在死亡之中。但他之所以能好好生存著，唯一的推論即是有與綠的愛情療癒之效的關係。

### （三）玲子：

玲子這個角色筆者以為可以和直子相互對照，而此先看到她的情況，在下冊一開始以自述方式提到：「如果這樣做過一次的話，以後就會繼續做下去，如果我懷著這樣的秘密過下去，我的腦袋一定又會再變成一團混亂。」<sup>42</sup>寫出了她認為假若使事情發生了，她將會陷入混亂，這是無法揚棄自我的表現，她將會執著地記得此事。而後面馬上接續著提到：「雖然我想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忘掉吧，卻忘不了。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會忽覺得那孩子的氣息好像就在旁邊似的無法鎮定。既不能彈鋼琴也不能想事情。想做點什麼都提不起勁。…因為在意這種事情是生病的初期徵候。」<sup>43</sup>指出無法揚棄自我是生病的徵兆，相當程度的吻合了黑格爾的理論，因為無法讓過去的自我死亡，所以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越是執著，疾病因此而生。而最後玲子從療養院出來、和主角一同悼念直子後，則提到：「我是已經完了的人。在你眼前的只不過是過去的我的殘存記憶而已。我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東西在老早以前已經死掉了，我只不過依著那記憶行動而已。」<sup>44</sup>看似悲傷的話語，裏面包含了玲子和過去揮別，她認為以前的自己早已死去了，這是對自己和過去切割，她揚棄了自我，而形成了當下的她，正是揚棄使她能離開療養院。而前述討論愛情時也提及了玲子能夠離開

---

<sup>41</sup>同上，頁 177。

<sup>42</sup>同上，頁 16。

<sup>43</sup>同上，頁 19。

<sup>44</su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挪威的森林（下）》（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 193。

療養院是因受到了愛情的療癒，而此她能夠好好揮別過去，揚棄自己，更使得她能好好的活下去。

### 參、 結語

在主論當中分別討論了書中之愛情與死亡議題，欲剖析《挪威的森林》那看似撲朔迷離的劇情與男女關係。在討論愛情時筆者以《饗宴》為參考，分析了書中的愛情對人之影響，好的愛情能夠療癒（如渡邊與綠）、壞的愛情則令人受傷（如直子與渡邊）；而後又討論了文本中的死亡哲學，若人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應當被否定之處，則無法承擔死亡並在其中自存。文本中直子因為無法揚棄，而愛情又無法療癒她，而選擇了死亡，主角和玲子最終揚棄了過去，生存下來，而愛情對他們則是一種嘗試性的治療，會說是嘗試性是因為愛情的好壞會好或壞的影響，如：直子因壞愛情的影響愈陷愈深；相反的，渡邊與玲子則是因為愛情的影響，得到了療癒的機會。文本中提出了死亡與愛情衝突的情節，並以各種角色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以直子和玲子來說，直子因為無法揚棄過去的自我，而愛情又無法超越死亡治療她的疾病，所以對直子來說，死亡超越了愛情，使她走上死亡一途。而直子這個角色就代表了無法揚棄自我的類型。而玲子正好是直子的對照，她能夠揚棄自我，能接受愛情的療癒，回歸社會，生存下去。最後是主角渡邊，他看似拋下了自我，但綜觀整個文本來看，他仍然執著著，無法放下，筆者認為他仍然徘徊在死亡與愛情之中，也是因此，通篇文本沉浸於悲傷之中，惆悵的情調油然而生。

而看似死亡（揚棄）作為故事副線討論，然著實影響著故事的進行，直子無法忘記前男友，又與主角糾纏，使得病情更加嚴重；主角無法揚棄過去，使得自己淪陷於悲傷之中；玲子也因為無法放下而使得她背離人群，將自己鎖在療養院之中。為此，村上加入了愛情的元素來療癒人們，使得人們看到愛情的療效，或為死亡所超越，或為超越死亡。也因為故事不單純描寫愛情，而能有死亡揚棄的推展，所以被認為是村上前期的結束，內容也富哲學性而趨向成熟，

而能展開寫作的下一階段。<sup>45</sup>

最後，筆者以爲：愛情是一種嘗試性的可能，在死亡中找到的一道出口，讓人們能夠逃離死亡；但也可能使得人們無法自拔，投入死亡之中。以此來解釋《挪威的森林》一書，欲傳達出愛情的療癒及死亡的揚棄之交互影響。

#### 肆、 參考書目：

##### 一、專書著作：

柏臘圖(即柏拉圖)著，朱光潛譯《柏臘圖文藝對話集》(台北：蒲公英出版社，1986年)。

段德智著《西方死亡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村上春樹口述；松家仁之採訪；賴明珠、張明敏譯《『1Q84 之後~』特集——村上春樹 Long Interview 長訪談》(台北，時報文化，2011年)。

黎活仁編《國際村上春樹研究 輯一》(台北，獨立作家，2013年)。

##### 二、期刊文章

胡拜年著〈強顏歡笑的性與愛--評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聯合文學》，五卷六期，1987年，頁199-200)。

趙庭輝著〈時間回溯與記憶銘刻的青春愛戀與自我存在--《挪威的森林》〉(《電影欣賞》，三十卷一期，2011年，頁81-87)。

##### 三、學位論文

姚佳伶著〈從海德格與亞隆思想探討《挪威的森林》中死亡焦慮之現象〉(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8年)。

李詠青著〈村上春樹研究〉(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2000年)。

黃心寧著〈《挪威的森林》中譯本之比較分析〉(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2000年)。

---

<sup>45</sup>村上春樹口述；松家仁之採訪；賴明珠、張明敏譯《『1Q84 之後~』特集——村上春樹 Long Interview 長訪談》(台北，時報文化，2011年)。